

枣庄是一个与铁路很有渊源的城市，津浦铁路横贯南北，临枣铁路、枣台铁路、台赵铁路相互连接构成临赵支线，1923年5月发生的临城（今薛城）大劫案时称“民国第一案”，世界知道临城这个名字或许从此开始。

车站是时代的注脚，总是醒目地标注在城市中央。上世纪初兴建的车站，多是当时当地最精良优美的建筑。一个世纪过去了，原本只是普通铁路用房的车站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变身为“活化石”而成为重要文物。

1938年台儿庄大捷后，李宗仁在台儿庄留下过一张十分珍贵的照片，是他在台儿庄火车站站牌下的留影。台儿庄原有两条铁路，一条是1912年枣庄中兴煤炭公司修建的台枣铁路，经枣庄与临枣铁路连接后通向津浦铁路；一条是“小陇海”，1935年修建的伸向陇海铁路的台赵（赵墩）铁路。台枣线上的车站为北站，小陇海线上的车站为南站。北站在台儿庄战役中被炸毁，南站也毁于1945年的战火。现存在台儿庄火车站是1995年在北站原址重建的，站房被作为李宗仁史料馆。

枣庄在唐时形成村落，因多枣树而得名，国人了解枣庄的并不多，而真正让人们记住枣庄的是刘知侠的小说《铁道游击队》。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，一部小说，一部电影，一首歌曲，使铁道游击队家喻户晓，使临城车站、沙沟车站、塘湖车站、韩庄车站……这些名不见经传的三等、四等小站留在人们的记忆中。

临城是津浦铁路和临枣支线的交会处，无论是发生在1923年的临城劫车案还是铁道游击队的抗战故事，都让它充满传奇。如今，老火车站的附属建筑已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只有当年的老站房还在。车站虽然几经改建，后起之秀愈发雄壮气派，但临城老站的那份情愫却难以割舍。来到这里，你能看到20世纪20年代建的货栈还在，典型的欧式建筑，高高大大，像欧洲人的身材。虽是库房，却也是黄色饰面，以整块蘑菇石作墙基，墙体变化处饰以纵横交错的隅石，产生强烈的稳定感。1941年日军侵占薛城时修建的300吨水塔还在，只是当年发生在这里的铁道游击队夜袭临城、击毙岗村、移栽闾团的故事渐行渐远。

沙沟火车战是一个四等小站，建于1910年，如今也即将退出历史的舞台。沙沟古为凤城，后因一条古沙河自东向西穿过而得名。建站初期，只有6间站房，100平方米多一点，旅客站台两座。运营后又建了200米长的一座货运站台，主要运送河沙，站名“沙沟”的“沟”字用繁体书写。童年时笔者经常到这里玩耍，遗憾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拆除了。沙沟

【故地往事】

寻访枣庄老火车站的历史印记

□李海流



临城火车站因“临城大劫案”而出名



1911年德国人设计修建的韩庄站

站一直默默无闻，而真正叫响是在刘知侠的《铁道游击队》小说里，第二十二章《站长与布车》为了解决山区部队过冬的棉衣，铁道游击队的目光就聚焦在了沙沟车站。

津浦铁路自薛城到微山境内一直向东南转弯，在转过一个大弯后有一个四等小站，地名是一个找不到来源的名字——塘湖，这就是我的家乡，中学上学的学校就是塘湖一中，现在已改为韩庄二中。我一直追寻车站名字的由来，此处村庄没有叫塘湖的，其它也没有与塘湖牵扯。有一说是：小站前不远处有一条小河，每到汛期泥沙俱下，混浊就如黄河，老百姓名曰淌泥湖。就因为这个小站，上世纪70年代初，从韩庄北部分出近二十个村庄成立了塘湖公社，后又改为塘湖乡。21世纪初，撤乡并镇，分出来的又并回去了。而随着火车的提速，塘湖车站被取消了，房屋也被拆了，再也找不到一点车站的痕迹。

火车继续南行15公里就到了韩庄，这里是津浦铁路南北的接点。1908年，清政府与华德银行代表柯士

达、美德合资的华中公司兰德正式签订天津——浦口修筑铁路借款合同，借款500万英镑。英德两国协定津浦铁路分南北两段分别修建，分界点就是韩庄运河桥，韩庄以北至天津段由德国工程师德浦弥尔主持设计施工，全长626.1公里，大小车站量身打造，各具特色，无一雷同；韩庄以南至浦口由英国工程师德纪负责设计施工，全长383.4公里，站房为定型设计，按车站等级共分四种，简单明快，但比较古板。

1911年10月11日，南北两段在韩庄运河南岸接轨。12月，津浦铁路以黄河大桥为界，南北段分别通车运营。北段的韩庄站建于1911年，旅客站台两座，站房13间，建筑面积183.3平方米。这座站房也是北段最后一座建筑群，独具匠心的小院落和货房，虽饱受战火烧炙至今完好无损，令人称奇，战争验证了建筑的坚固。

寻访这些火车老站，不仅见证了铁路技术的发展，还重温了那壮阔波澜的历史。火车老站，不仅是旅人的驿站，更是一个城市的精神家园。

【行走齐鲁】

山东现存古树之最

□周东升

古树被称为活着的文物，是研究一方民俗和古代气象、植被、地理的活资料，同时又常与历史事件、名人轶事、神话传说相联系。山东古树名木资源丰富，据调查全省现存百年以上古老树木3万株以上，其中堪称之最者不在少数。

银杏第一树：浮来山银杏树

在莒县浮来山定林寺内，生长着一株银杏树，树高24.7米，主干胸围15.7米，距今已有5000余年的树龄。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银杏树，已被列入“世界之最”和《世界吉尼斯大全》。

这株大银杏树屹立在定林寺佛殿前，历代志书多有记述。《山东通志·杂志》载：“传是春秋所植，大数仞，清阴竟亩。”《重修莒志》亦载，鲁隐公八年(前715年)，鲁国国君鲁公与莒国国君莒子，曾在这株树下会盟。据考证，此树为全球现存古银杏树龄最长者，故人称“天下银杏第一树”。银杏树参天而立，远看形如山丘，冠似华盖。在众多的诗句中，“十亩荫森更生寒，秦松汉柏莫论年”的佳句尤其脍炙人口。

大银杏树至今每年结果不辍，而且不但新发的枝条上能结果，就连老朽的粗枝干上也能结出累累银杏。银杏树多是雌雄异株才能结果，这株大银杏树是雌树，但附近并无雄树，为何也能结果……更有奇者，在这株大树的枝桠根部，竟长出30多个形似钟乳石的树瘤，轻轻叩击，里面似乎是空的，发出咚咚声响。据说人们摸了这些树瘤，能增运延寿，故游客到此都会情不自禁地去抚摸古树。

中华枣王：庆云唐枣树

在庆云县城西北11.5公里处，有一株唐代初年栽植的枣树，俗称为唐枣，距今已有1400余年的历史，被誉为“中华枣王”，载入《中国名胜大辞典》。

唐枣树高6.5米，胸围4米。从北侧观其树干似蛟龙雕凤，苍劲道逸；由南观之，腹鼓腔空，可容顽童。虽历经千年沧桑，依然旺盛生长，年年都能开花结果。初夏花开，蜂飞蝶舞；仲秋果熟，叶碧珠红，年可收红枣百余斤。树旁立有碑刻一方，上书“唐枣”二字。

围绕这株唐枣，有许许多多的故事广为流传。其一便是隋末瓦岗寨起义将领罗成，曾在此树下拴马歇凉，时值仲秋，成熟的枣儿偶落鞍褥囊中，罗成不愿独享，遂献于唐王品尝。因枣儿色鲜味甘，宛如蜜糖，后被诏封为“糖枣”，后世传为“唐枣”；又因这株树上结的果实扁长粗大，当地人形象地叫它为“躺枣”。在抗日战争时期，因冀鲁边区的八路军和游击队时常凭靠着茂密的枣树林子为掩护，对日寇予以沉重的打击，鬼子迫于无奈，便疯狂地砍伐成片成片的枣树；日军侵占庆云县境不久，发现了这株唐枣树，便想砍杀后运回日本。当地百姓得知消息，纷纷赶来冒死相护。鬼子慑于众怒，只好罢手。这株唐枣树逃过一劫，有幸存活了下来。

四树一体：崂山汉柏

在青岛崂山太清宫三皇殿院内，有一株松柏，树高25米，为西汉建元元年(前140年)道士张廉夫在崂山初创太清宫三官庵时亲手所植，历经2100余年的风霜，2013年9月入选国家林业局评选的“中国百株传奇古树”。

该树主干雄壮挺拔，直冲云天，仰望古树，顿生凌空云霄之感，因而被誉为“汉柏凌霄”。令人称奇的是，此树果有凌霄花盘树而上，得名汉柏凌霄，真的是名副其实。更奇的是，此株凌霄根植于树干中央，在汉柏树干离地3米处的缝隙中陡然而出，如一条蛟龙攀援而上；在离地6米高处，凌霄枝干又一分为二，蜿蜒缠绕在柏树上。凌霄花种子如何落入古柏，如何生根发芽，自然成为一谜。

更不可思议的是，树身除了附生凌霄花外，上世纪60年代，在汉柏南面离地5米高的缝隙处，又长出了一株盐肤木，在半空与柏树干成45度角，斜向上生长；上世纪90年代，在汉柏树干离地近10米高的分叉处，又长出一棵刺楸，更为汉柏锦上添花。

透过古柏树身的斑斑痕迹，可以看出它曾历经诸多磨难，其中最致命的火灾就经历过两次，第一次是雷击起火，几近灭顶；第二次则是因为树上有了马蜂窝，有人点火捅烧蜂窝，引燃了树干，古树元气大伤。后经精心管护，三年后重生枝叶，有幸成为青岛市现存最古老的树木。如今汉柏树干虽已中空，但上部的几根粗大主枝依然遒劲苍翠。

【老照片】

玩“枪”年代

□张平

上世纪70年代，村村都有民兵连，闲时练枪打靶，农忙促生产，真枪演练也就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。我们哥几个打小都爱玩“枪”，弟弟还有一张坐在小舅刚买的嘉陵摩托车上，拿着玩具枪和同学的合影照。看着这张照片，总能回忆起我爱玩“枪”的童年时光。

记得那年我还没上学，一天晚上，上二年级的大哥拿回一把能打响的“枪”，叫洋火枪，用火柴真能打响。这让我太眼馋了，要是自己也能拥有这样一把洋火枪多好！

后来有天晚上看露天电影，在人群里突然脚下一硌，低头一看，是一把洋火枪；当时我欣喜若狂，心怦怦地跳，捡起来忙跑到家藏起来。第二天我拿到村前小溪旁，朝天空朝水里打了好半天，真过瘾。太阳落山了，我拿着洋火枪往家跑，三毛看到了，说是他昨天看电影时丢的。我当然不给他，这洋火枪上又没写他的名，我跑家去了，他跟着追到家，我把门杠上，他不走，在门外哭喊着要我还给他。

晚上父亲收工回来，要我交出那把洋火枪，还给三毛。是三毛的爹托我父亲问我要，再抵赖也没有用，我有一百个不情愿，可在严厉的父亲面前，只能乖乖地交出枪，还遭到父亲一顿训斥：“小小孩不学好，拾人家的要还给人家，做人要规矩。”

过了很长时间，我都忘了洋火枪的事。父亲一次在乡里开会回来，说给我带来一包东西，我忙打开，原来是一盘旧的自行车链子和几个车条帽，这下能造出把洋火枪了！我问父亲哪里找来的，父亲说是在乡修配厂托人找的。有了这关键的东西，我请大哥帮忙；一个星期后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洋火枪，拿一根火柴顺着车帽穿过，挂上枪栓，对准天空，扣动扳机，“啪”的一声响，一溜火光射向夜空，多么熟悉的声响啊。

过了1975年的夏天，我上了一年级，洋火枪常常伴随在我身边，后来下学放羊帮母亲干活，很少再玩洋火枪，洋火枪就安静地沉睡在我的一个纸箱子里，一直保存了好多好多……

